

## 美國文化的語言暴力和身體暴力：自戀狂後遺症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mailto:chonghoyu@gmail.com)

[http://www.creative-wisdom.com/education/essays/Chinese\\_articles.html](http://www.creative-wisdom.com/education/essays/Chinese_articles.html)

### 安全空間更不安全

前一陣子筆者在《民主與暴力：美國的經驗》一文中提過：「雖然美國這民主社會有各種和平的渠道，讓公民和平地表達意見和進行社會改革，如大眾媒體、壓力團體、示威遊行、法律訴訟，但在美國歷史和當今社會，很多人仍是選擇了以暴力的方式，去試圖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或者宣洩心中的不滿。到底什麼地方出了問題呢？」

在那篇文章中我所說的暴力是指身體暴力，可是，語言暴力在美國社會中亦是司空見慣。在這次總統競選中，候選人互相謾罵的低俗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例如最近特朗普批評希拉里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骯髒和苛刻」，是她令自己的丈夫發生婚外情。在中學時老師教我們在辯論中只針對事而不針對人，不要發動人身攻擊，但現在的總統候選人完全不理會這些規則，縱然如此，特朗普仍然得到廣泛民眾的支持。一個大有可能的合理解釋是：特朗普的言行作風反映了許多美國人的性格。最近一位朋友要求我寫一些關於特朗普的東西，也許我可以在這篇文章中同時回應這兩個問題。

美國文化為什麼充滿暴力呢？語言暴力是身體暴力的前兆，當語言暴力不足以擊倒你的對手或者自己不喜歡的人時，有些人便會越過界線。無論是採用言語暴力或身體暴力，人總可以找到看似是十分高尚的藉口：維護個人權利、反壓迫、反歧視、提倡多元化、爭取平等、創造一個「安全空間」（Safe space）……等。簡單地說，這些人認為在堂皇的旗下，自己有權利說任何話、做任何事，但別人卻沒有。所謂「安全空間」，結果是令社會更不安全。

### 光輝人性？自戀流感？

二零一一年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寫了一本巨著，書名為【人性光輝的一面：為什麼暴力已經減少？】去年，另一位心理學家邁克爾·舍默（Michael Shermer）也寫了一本類似的書，名為【道德弧弦：科學如何使我們成為更好的人？】只看這些書的標題，也許讀者已經猜測到這兩本書的中心論點，平克和舍默都是高調的無神論者，他們不相信基督教所說這個世界是道德敗壞的。

有趣的是，聖地牙哥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特溫吉（Jean Twenge）發現，在美國幾乎所有的世代差異都可以追溯到單一的因素：個人主義膨脹。人們將自己的權利凌駕於社會的規範，而每一代比之前一代更為個人主義，其結果是，人人覺得自己想要什麼，人家就必須給予自己想要的，英語稱這種心態為「entitlement」，用廣東話說，一切都被認為是「

奉旨」的，特溫吉稱之為「自戀流行病」。我想強調，特溫吉不是基於基督教神學或個人經歷而得出這結論。相反，她的研究是基於一千一百萬美國人的數據，而其中大部分來自具代表性的全國樣本。

## 耶魯的萬聖節風波

如果你想知道自戀流行病嚴重到什麼程度，我會給你一些具體的例子。在去年十一月美國耶魯大學建議學生不要在萬聖節穿一些可能令人反感的服裝，如戴羽毛假裝是美國印第安人，或裹住頭部像錫克教徒。一位名叫埃里卡·克里斯塔（Erika Christakis）的講師卻有另外的看法，她不同意大學要對化裝舞會這般小事也要規管，她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自由去選擇在萬聖節穿什麼。她的丈夫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也是耶魯大學的教授，在言論自由的大前提下，他支持妻子的意見。然而，許多學生非常生氣。他們提出抗議，並要求克里斯塔基斯道歉。一個學生用四字經大罵尼古拉斯，並且要求他辭職，她認為教授應該使校園好像一個安全的家，而不是知識分子的空間。（<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QqgNcktbSA>）隨後埃里卡辭去耶魯大學的教職。

其實，每一天當我離開家門之後，我都可能會看到或聽到自己不喜歡的東西，比如，最近我前往拉斯維加斯參加會議，在那裡我到處都看到賭場和應召女郎的廣告。我該怎麼辦呢？不理會而矣。管制萬聖節服裝可能會有很多麻煩，在這一天很多人都打扮成撒旦或其他妖魔鬼怪般，這可能會冒犯保守的基督徒，但筆者任教的基督教大學也不會發出服裝指引，如果你不高興，乾脆走開便可以。那位耶魯大學的高材生不想自己被冒犯，奇怪的是，她卻認為自己有權用語言暴力去踐踏教授。在其他國家如果一個學生以這種方式去侮辱教授，她可能會被停學，但在美國竟然是講師要辭職！師道尊嚴何在？教師的「安全空間」在那裡？

## 拆除平台

大約在同一時間，密蘇里大學發生反對種族歧視的大規模抗議活動，當記者到達現場時，抗議的學生迫記者離開。記者堅持說他擁有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權利，他可以在公共場所拍照。但學生喊道：「喂喂！噹噹！記者不得走！」（Hey Hey! Ho Ho! Reporters have to go），後來一位參與抗議的教授甚至呼籲肌肉發達的抗議者幫助她趕走記者（<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S3yMzEee18>）。在這情況下，語言暴力已經升級為身體暴力，而所有這些暴力言行都在反歧視和反壓迫的名義下被合理化！

在美國有一種稱為「非邀請」（disinviting）或「拆除平台」（deplatforming）的怪現象，當人們不想聽到自己不喜歡的言論時，他們會用盡所有方法去破壞演講。例如，今年馬薩諸塞州大學邀請了幾位演講嘉賓去討論某些敏感的話題，一些抗議者不停地在會場喧嘩，高呼猥褻的說話，試圖令嘉賓無法演講，抗議者說發言者散播「仇恨言論」。當示威者

被要求安靜下來候，學生辯稱自己有言論自由。一個學生說：「別當我們像小孩子一樣對我們說話！」一位演講嘉賓回應道：「那就別再表現得像個小孩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Ngl54duC0A>）。滑稽的是，他們反對仇恨言論，但顯然他們歇斯底里般的尖叫和侮辱性的語言都充滿了仇恨。他們堅持自己有言論自由的權利，但卻否認其他人可以享有同樣的權利，這是典型的極端個人主義，是自戀流行病。

### 思想狹窄的人要閉口？

筆者有許多相似的經歷，有一次一位學者在一場公開演講中比較穆斯林和基督徒，他到過伊朗和一些伊斯蘭國家收集調查數據，他總結說，根據他的樣本，穆斯林比基督徒對科學更加開放。我問他一個問題：「你說伊斯蘭文化更容易接受科學，假設這是對的，但這種開放態度有否轉化為實質成果呢？有幾多諾貝爾科學獎的獲獎者是穆斯林呢？在過去幾百年有幾多科技發明和突破出現在伊斯蘭文化呢？」我又提出伊斯蘭文化是一個封閉的系統。突然，他提高聲音問我：「你有沒有到過伊朗？」我說沒有，跟著他滿面怒容，並且大聲喊道：「討論就此結束！你妄斷！你思想狹窄！」我對他說：「是不是因為我與你有不同的意見，所以你說我妄斷？我和你都有權表達自己的意見，你不能要收我聲。」

雖然我還未去過伊朗，但是我也探訪過幾個伊斯蘭國家。我有不少朋友都是穆斯林，當中包括伊朗人，那些移民到美國的穆斯林有很多年在自己的祖國居住，而不只是數週或數月。我嘗試與他分享自己朋友的故事，但他不想聽，他只重覆那幾句：「討論就此結束！你妄斷！」有趣的是，他認為他有權利表達自己的想法，而對他自己認為是思想狹隘的人，他可以用尖叫的方式要人閉咀！

### 結語

以上只是眾多例子中的幾個，這些人不是沒有受過教育的販夫走卒，相反，他們是飽讀詩書的教授、研究生、大學生，如果國家精英的思想和行為是這樣令人震驚的話，我不敢想像下一代會是什麼模樣，可能正如特溫吉所說：一蟹不如一蟹。很多年前，筆者走訪了一所猶太大屠殺紀念館，導賞員告訴一群學生：「如果我們不從歷史中學習，發生納粹德國的悲劇可能有一天會在美國上演。」每個人都是文化的產物，如果我們允許這種自戀疫情繼續在美國蔓延，如果我們繼續讓人以高貴的藉口去合理化口頭暴力和身體暴力，誰知道美國人民會否有一天選出一位思想偏激和挑起更多仇恨的總統呢？

2016.5.7